

BARBARA KINGSOLVER

# 动物梦

[美] 芭芭拉·金索维尔 著  
王改华 译



美国当代佳作  
荣获全美四项大奖

ANIMAL DREAMS

百花文艺出版社

I 712.4  
382  
C1

# 动物梦

[美]芭芭拉·金索维尔 著

王改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imal Dreams  
Barbara Kingsolver  
Copyright © 199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rances Goldin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动 物 梦

---

**作 者** · 芭芭拉·金索维尔著 王改华译

---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

850×1168毫米1/32开本 插页4印张 12.25 字数290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7000

---

ISBN 7-5306-2655-8/I·2372 定价:17.50 元

## 内 容 提 要

科迪三岁丧母，十五岁因堕胎而出走，在十多年的飘泊和困顿之后，为照顾老年痴呆的父亲而重返故里。在给中学母校代课、与当地居民一道同污染做斗争的经历中，她也和昔日的恋人重温幸福，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和真正的爱情。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科迪及其父亲霍默医生的交替回忆，反映了美国一山区小镇的风情变迁，刻画了一位美国当代女性追寻精神归宿的历程。

作者金索维尔是90年代美国主流文学中新崛起的青年作家之一。迄今为止她的五部作品一经发表，即被译为德、法、意、日等各种文字风行世界。该书以奇特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土著文化及适应婚姻家庭等传统价值的回归而连获全美四项大奖，轰动美国文坛，被评论界誉为“一部近乎完美无瑕的小说”。

## 译者前言

—

本书作者芭芭拉·金索维尔生于1955年4月8日。她的家乡位于肯塔基东部富饶的马场和废弃的煤矿区。芭芭拉说，她是在“一片苜蓿地中”长大成人的。

尽管芭芭拉的家庭世代代植根于山村小镇里，她本人却没有想过要在那儿度过一生。“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做个农夫，要么做个农夫的老婆。”

金索维尔天生好讲故事。小时候她常常在每晚睡觉前，央求妈妈听她讲故事。她还是稚童时就开始写故事，写散文，8岁起，正式写日记。尽管这样，她依旧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在乡村严酷的生活环境中，首先是生存，写作不是求实的明智之举。

金索维尔离开肯塔基，就读于印第安那州的德波大学，主攻生物。她也选修了写作课程，并积极投入反越战的活动中。1977年，她毕业后开始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多次更换生活与工作地点。1980年初，她在亚利桑那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攻读生物与生态学，并获硕士学位。这期间，她还选修了她所崇拜的作家F·普鲁斯教授的写作课程。

在大学期间，金索维尔曾去希腊和法国学习、生活了两年。为完成学业她尝试过五花八门的工作：当过考古学者，杂志编辑，X射线技师，勤杂工，生物学者，以及医学资料翻译。毕业之后，她在亚利桑那大学从事科技专题撰稿人工作，就此走上了为报刊和期刊写作的道路。她的许多作品相继出现在美国的《国家》以及《纽约时报》上。1986年，金索维尔荣获了亚利桑那报刊俱乐部特色写作奖。

金索维尔认为，自己在学科研究方面的作品及新闻写作中的成就，源于自己的职业训练与“创作小说的潜力”。她声称自己是个内向而腼腆的人，恨不得把所有时光都打发在呆在家里的文字处理机上，而“新闻写作使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面对生人（还得和他们交谈）”。

从1985年到1987年，金索维尔白天任自由记者，而夜深人静时，她便开始在自己喜爱的小说天地中驾笔畅游。1985年，她嫁给了一名药剂师，次年怀孕患了失眠症。得病后，她没有遵照医生的建议，用琐碎的家务打发时光，而是静坐一室，笔耕小说《豆树》，描述一个肯塔基乡间女子到图森过城市生活的经历。

《豆树》于1988年出版，立即在评论界引起轰动。小说带给广大读者愉悦和激情。这也正是金索维尔所期待和珍重的。“一部小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起到教育作用，但是首先，小说应当是娱乐性的，是一份和读者签订了的合同：你支付我10小时的创作辛苦费，我用值得你翻阅的每一页作为回报。我的宗旨是可读性，是吸引人的故事。我希望英文教授能对我作品中的喻意产生共鸣，同时也希望与我同生共长的家乡人们能看懂我的作品。”

继《豆树》之后，金索维尔又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家乡及其故事》。《动物梦》于1990年问世。她还著有诗集《另一个美国》，《1983年亚利桑那煤矿大罢工中妇女的作用》。她的这些作品被译成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地。

《天堂里的猪》系金索维尔的第三部小说，该书译成十四个语种，不但受到舆论界的盛赞，而且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

她的最新作品《高潮》将于1996年10月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发行。

金索维尔的作品多次获奖，她是美国唯一三次荣获ABBY（书商最好出手的畅销书）嘉奖的提名作家。

芭芭拉·金索维尔现在和女儿住在亚利桑那图森山区。写作之余，她侍弄花草，烹饪，登山，还是环境保护的积极分子。芭芭拉也喜好音乐，在多个演奏团体中演奏鼓乐和键盘乐器。

《动物梦》是一部描述爱情的情感小说，一个悬而未决的爱情故事，一段发人深省的人生探索。全文充满了痛苦与欢乐，寄寓着怜悯、仁慈，洋溢着爱的感染力。女主人公科迪<sup>①</sup>·诺林三岁丧母，十五岁怀孕，后来胎死腹中，精神受挫，高中毕业后，离家出走。周游了大半个世界十五年之后，依然在人生的旅途中困苦地漂泊，满怀惆怅地返回家乡亚利桑那的格雷斯镇，去寻觅自己童年岁月的踪迹，并照料她的因老年痴呆而感情麻木的父亲。

她发现家乡那幽静的山乡小镇因受时代变迁的淡忘和环境

---

<sup>①</sup> 科斯玛的昵称。

污染的劫难而变得老态龙钟；无意中揭示出来的家史线索又令她震惊万分。就在她与少年时代使她怀孕的男子重逢、相恋、享受爱情的幸福与家庭生活的欢乐时，却又传来和她相依为命的妹妹死于尼加拉瓜反对派手中的噩耗……

芭芭拉在《动物梦》这部充满人生哲理的情感小说中，用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以她的智慧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她以清晰奇巧的构思，通过对主人公科迪·诺林归乡旅程的追踪，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濒于绝望但最终还是发现了自己归宿的女性。她用细腻的笔触，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描述了美国土著人的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奇特的自然风光。

芭芭拉通过对爱的直接而详尽的描述，为我们献上了一份宽容与爱的赠品。她通过科迪对温馨、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对自己的身世与家史的探寻，以及对祖先的祭奠，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人生的珍惜与向往。作品对传统婚姻家庭与婚姻观念的颂扬，无疑是向美国现代开放的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挑战。科迪·诺林在为一个健忘的民族而哭泣、悲叹。

《动物梦》是用独特的明暗编织法，丰富多彩的语言，著成的一部文学佳作。全书行文优美，记叙有如蛛网，内部联结游丝般纤细，若有若无，且哲理寓意浑然一体，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使它成为美国90年代文坛的一朵奇葩。该书为美国唯一的曾三次获爱德华·艾比小说奖提名的小说，并在1991年连获四个大奖：“小说奖”“美国西部作家中心文学小说奖”“美国图书协会最佳著作奖”“美国图书协会青年最佳作品奖”，从而使作者跻身一流作家和畅销作家之列。《动物梦》已被译成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以及瑞典语。译者有幸由美国朋友朗达·



巴特勒女士推荐，不揣冒昧将该书译出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本书出版得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外文室鼎力相助，另外史津海先生和高为先生百忙中对全书做了认真审校，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卢秋丽女士的大力资助，也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改华

1996年5月于天津开发区

## 原作者按语

亚利桑那的格雷斯及其铁路车站是虚构的，正如圣罗萨利亚镇也是虚构的一样，尽管它和新墨西哥州北部格雷斯族印第安人的村庄很相似。书中其它地方和危机事件都是真实的。

感谢来自美国的许多志愿者提供的真实素材。为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系，他们在尼加拉瓜 1979 年革命后的十年中，同尼加拉瓜人民并肩战斗，为那个国家及其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此谨向对该书的出版提供支持、并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是 Harper & Row 出版社编辑詹妮特·戈德斯坦，我的文学代理人弗朗西斯·戈尔丁，以及值得一提的我的家属们，特别是杰西·萨姆森（杰出的火车司机）、温德尔和吉尼·金索维尔、乔·霍夫曼；还有卡米尔·霍夫曼·金索维尔，他使我深深地依恋着这个世界。

#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原作者按语	1
霍 默	
1 万灵节之夜	1
科斯玛	
2 哈莉的遗骨	3
霍 默	
3 洪水	15
科斯玛	
4 杀鸡	18
5 “被上帝吻过的”种子	33
6 令人惊异的事	51
7 毒害土地	54
8 相片	67
9 上帝后院的尸骨	84
霍 默	
10 面相	103
科斯玛	

11	月亮上的一条河·····	105
12	动物梦·····	126
霍 默		
13	哭泣的孩子·····	145
科斯玛		
14	亡人节·····	152
霍 默		
15	错误·····	178
科斯玛		
16	流血的心·····	180
17	孔雀女士·····	205
18	地面方位·····	222
19	面包女郎·····	249
霍 默		
20	尖叫声·····	271
科斯玛		
21	心肌组织·····	275
22	遭受危害的地方·····	295
23	野兽的灵魂·····	315
24	活着的最幸运的人·····	337
25	飞行·····	342
26	五十个母亲·····	363
霍 默		
27	人的遗体·····	369
科斯玛		
28	万灵节·····	374

# 霍 默

## 1 万灵节之夜

他的两个小女儿像惯于穴眠的动物似的蜷作一团紧搂在一起睡着了。科斯玛知道自己是姐姐，虽说已经睡得很沉，一只胳膊仍旧搂着哈莉梅达的肩头，仿佛要保护她们不受梦魇的侵扰，霍默医生屏住呼吸，试图看清黑暗中的孩子睡着没有，就像在观察两个闭着眼睛谛听腹中小生命的孕妇。

从窗口泻入的一片银白色月光，把她们的身体截然分成明暗两部分，可是仍然让人分辨不出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她们这样搂抱着睡在一起，不是谁都能在任何光线下识分出她们各自的胳膊腿来。也许当妈妈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她们已经没有妈妈了。

哈莉梅达的床铺依旧叠得整整齐齐的。可是早上，她就会把被褥抖乱，好让爸爸相信，夜里她是单独睡在自己的床上的，骗过爸爸之后她们再把床收拾好。小姐俩这么作戏，胡弄爸爸的法子，就像爸爸做外科手术那样，可仔细啦。现在，万灵节的夜晚才刚刚降临，离天亮还早着哪。白天姐妹俩和邻居的孩子们在坟地里玩了整整一天，她们和小波卡，胡安·托巴杜，克里斯托鲍尔，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一同帮助维奥拉·杜明古斯奶奶在一位曾祖母的坟墓上搭了个万寿菊花棚。墓中的那位

曾祖母并不是她们的老祖宗。

他手撑着门框儿，久久地站在那儿。这门框恰如新生儿的脑门儿那么宽，握着门框就像托着新生婴儿的头。虽说没看出什么动静，可他还是瞅着小女儿们，心里思量着：“那可是一个与她们毫不相干的老祖宗呀。”他决定以后的万灵节再也不让她们去坟地了。那儿地下葬埋的尸骨太多了。人们总是自以为孩子会浑浑噩噩不记事。

孩子们玩累了，倒下去就沉沉地睡着了，然而他还是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贸然走到她们床前端量她们。那样，他肯定能看清她们的狼狈相：散开的辫子啦；藏起来不让他涂抹消毒药水的擦伤的小腿啦。今晚他必然还会看到她们粘了些鲜黄色万寿菊花粉的脸蛋儿和眼皮。他这一辈子总是从远处就能注意到细微的异常情况。从门口，他就闻到了压碎后粘在她们身上的万寿菊花瓣的苦味儿。

一阵深沉的呼吸声传过来，俩人微微地动了动。小姑娘们的长发搭在床单上，不同的发色儿混在一起，卷曲的发绺绕着舒直的发绺。一阵痛苦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不是疾病的疼痛，纯粹是一种说不出的凄楚，他几乎忍不住要哭出声来。不是为阻隔他们父女的无形的河流而难过，不是为他们父女之间感情的疏远而悲恸，而是为小姐俩这样手足情深亲密无间而忧伤。眼下她们这般相依为命地厮守在一起，将来难免会承受手足分离的痛苦。在人生的前途上，她们已经失去了许多。

# 科斯玛

## 2 哈莉的遗骨

我是姐姐，没有奔赴疆场。我只能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哈莉<sup>①</sup>则开着她的轻便卡车去了南方——带着她的有关治理农作物病虫害的书籍，还有她那毅然献身一个新世界的决心。

谁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做他们为之献身的事呢？我曾经亲临过一次战场的遗址，那是在那场战争结束40年之后：1982年，在法国北部的一块田地里。农民的犁刃不断地犁出母牛的尸骨。那些母牛是德国人占领后的第一批牺牲品。在当地的农民们被疏散之后突然降临的寂静中，牧场上成千上万头奶牛，由于无人挤奶而乳房胀痛，痛苦地哀叫着，慢慢地死去了。可眼下在那片田地里种植甜菜的农民却成了受惠者。他们说，多亏了地下的那些骨头，土地因为有了丰富的钙质，才变得肥沃了。

1986年，当妹妹说她要离开图森去尼加拉瓜查奈德加附近的棉田工作，即要去那个农民们歇工后回家吃饭的路上遭袭击的地方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法国，想到了那一片片狭长、平坦，被尸骨滋养的绿野。我们总得想法保护自己；当时我的确一下子就把尼加拉瓜与法国联想在一起。尽管我知道尼加拉瓜地下

---

<sup>①</sup> 哈莉梅达的昵称。

埋葬的尸骨根本不是牲畜的尸骨。

哈莉是在夏天的最后一场雨之后出发的。沙漠地区的夏雨狂暴而又利落，一阵雷鸣闪电倾盆大雨过后，便是红日晴空，使人觉得有如痛哭一场之后那么清新舒畅。以前，哈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她常常厮守着我，因为我比她大三岁，凡事我都要先行一步。等我再次举步前行时，她才跟上来。由于我在生活中依旧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常常要在生活的激流中不断向前挣扎。这一次绝对不是因为我要离开图森她才要离开的。我和哈莉相依为命，像一对后脑相连的暹罗双胞胎姐妹。我们虽然一次次分离，而每次别离都好像经历一次医疗上的分体冒险，仿佛为了彼此解脱，我们都做着惊人的牺牲：剥离一个共用器官的牺牲。而那把手术刀带来的恐惧始终缠绕着我们。家庭心理学认为，兄弟姐妹总会对事情做出同样的对等反应，我的行为当然也符合这一法则——然而她离开我远远地走了。我也很快打点了行李，踏上了一辆去东北方向的“灰狗”<sup>①</sup>车。虽然我们是背道而驰，但我相信我们俩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回到故乡。我去的是亚利桑那的格雷斯，我和哈莉在那儿出生、长大，我们的老父亲依旧住在那儿，听说脑子已经糊涂了。那天是星期天，我有幸弄到一个临窗的座位。在“灰狗”车上，你自然是高高在上，你乘车穿行在原野上，就像骑着大象俯瞰着自己领地的印度酋长，不过你眼前的风光却是一片灼热的荆棘丛生的沙漠荒原，一辆辆数不完的小汽车的车顶。在我眼里，人生的景象与此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许这是因为我跟父亲及哈莉一样，

---

<sup>①</sup> 美国一种长途汽车。



都有一副高挑的身材。其实，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个性，有个性的是他们，不是我。

上午九点来钟，我在格雷斯下了车，但眼前的情景十分陌生。然而，我清楚，虽说自己离开这儿有十四年了，可格雷斯绝对不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我变了。确实，格雷斯是一座你难以觉察出会有什么侵蚀变化的山间小镇：那儿是一道道红色的花岗岩谷壁，一座座过了全盛期的古老苍劲的果树园，一片没有受到丝毫污染的湛蓝的晴空。当初，父辈们在坚硬的花岗岩山脊上建造住屋时，曾经不慌不忙地付出过旷日持久的辛劳，如今要使它们朽蚀变迁，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道劲的牧豆树不可思议地从那些岩缝里探出身来，看样子，如果必要的话，它们似乎也可以在火星上扎根生长。

我是唯一在格雷斯镇下车的乘客。傲慢矮小的司机拉开行李车门，在行李堆里扯拽着去拿我的行李，好像我是一个找麻烦的人。他嘟囔着暗示，我若是个更随和些的女士，见到自己的行李碰巧就堆在前边也该知足了。他终于把我的两只大衣箱“咚”“咚”两声扔在泥土地上。随后，又“砰”的一声甩上车门，回到他的“御座”上，并让公共汽车排出一团废气，还发出一阵狗叫般的哀嚎声。我琢磨他终于发完了他的怨愤。

车站周围是一片果园：山桃园，李子园，还有苹果园。公路顺着河流蜿蜒而去，就像在纷乱的头发上分出来的弯弯长长的缝隙，把这些果园分割开来。峡谷底与峡谷两侧的山坡上，绿树成荫。依傍着峡谷侧壁的五颜六色的房子，耸峙在崖边，谷顶上是黑山铜矿矿区。从那里俯瞰，可以看到冶炼厂那个砖砌的令人厌恶的烟囱直入云霄。

我把两个行李箱拖到街道旁。卡洛——做了我十年的情人